

交 流 剧 本

80—Na 8

木 偶 戏

胭 脂

(根据同名京剧移植)

• 陈勋超 •

湛江行署文化局戏剧工作室编

人物表

吴南岱 知府(帮武生或文武生)
施愚山 学台(老生)
张 宏 知县(红鼻)
胭 脂 女子(正旦)
宿 介 秀才(小生)
王春兰 寡妇(散发或二花旦)
鄂秋隼 秀才(小生)
卞 三 牛医(公脚)
毛 大 破落公子(白鼻)
老妇 地保 仵作 僮儿 衙役

场 次

第一场	请医	第七场	府判
第二场	慰病	第八场	拜会
第三场	失鞋	第九场	复勘
第四场	犯案	第十场	寻思
第五场	对质	第十一场	请罪
第六场	暗访		

(注：此戏可分场演，亦可不分场一直演完。)

如水的月光，照着我，照得我心事重重。
——月光洒在身上，照得我心事重重。
——月光洒在身上，照得我心事重重。

第一场 请 医

〔唱〕我这女儿病了，想请个大夫来给我女儿看病。
〔白〕我这女儿病了，想请个大夫来给我女儿看病。

〔幽池古柳，间杂一树桃花，路旁有一墙门。〕

〔卞三背药箱出门上〕

卞 三 （唱）众人不识我名字，开口介绍大家知，姓卞名
三就系我，远近驰名好牛医。唉！不幸老妻身
先死，一世独生个女兒，但精乖伶俐有带手，
我起名叫佢做胭脂，佢今年正喺十八岁，逢人
贊佢系花一枝。

〔白〕乖女出来。

〔胭脂上〕

胭 脂 （唱）忽闻爹爹来呼唤，胭脂举步出庭厨。
爹爹有乜话吩咐，请您开口讲我知。

卞 三 （唱）家境贫寒你亦知，相依为命把家持；
我出外医牛搵米煮，你挂起招牌莫迟疑。（下）

胭 脂 （白）女儿知道。（下）

〔鄂秋隼上〕

秋 隼 （唱）小生名字鄂秋隼，丧父守孝近三春。
秋隼常念父教训，夜读诗书日作文。
诗词歌赋任我谂，越写越觉有精神。
今日适逢姑母病，母亲命我把医寻。
听讲有个名医确好娶，名字叫做卞回春。

佢家居城外柳树荫，门口有鱼塘有柳林。
只怪我平素出门少，东南西北也不分。
眼前人村杨柳绿，我走到门前去问人。

(白)请问屋主，里面有母有人呀？

[胭脂抱着招牌从门内出。招牌两面都写有“牛医
卜寓”四字，但朝外那面，“牛”字已被风吹雨打
看不出来了。]

[二人照面，各含羞避开，胭脂用招牌挡面。

秋隼 (旁唱)不慎开声将人间，谁料唤出女钗裙。

胭脂 (旁唱)前面相公将奴问，教我满面起红云。

秋隼 (旁唱)偷眼侧面看一看，招牌遮住脸和身。

(插白)咦？！招牌写着“医卜寓”，“医卜寓”岂
不是卜医生住处么？

(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精神。

姑娘面前忙施礼，贵府可是姓卜人。

胭脂 正是。

秋隼 (唱)未知医生在嘴在，小生来请卜医生。

胭脂 (旁唱)睇佢说话有礼貌，相公举止好斯文。

样子唔似看牛仔，为何要请牛医生。

我须细心问底蕴，女子心细过绣花针。

(白)请问相公，你家黄牛有病呢，抑或水牛有病呢？

秋隼 我姑母有病。

胭脂 你姑母有病？

秋隼 正是姑母有病。

胭脂 (唱)真好笑，笑纷纷。嘻嘻嘻。

秋隼 (唱)为乜你突然嗤欢欣？

胭 脂 (唱)相公走错大门口，我爹医生不医人。
秋 隼 你爹医生嘛?
胭 脂 你睇个招牌啦。(把招牌翻过来)
秋 隼 (读)“牛医卞寓”……哎呀!失礼了，小生告辞。
(欲走)
胭 脂 (唱)相公走得太过紧，奴奴有话说知闻，
右边过桥见柳荫，村中住着卞医生。
秋 隼 (唱)多谢小姐来指点，我连忙举步向前行。
小生欲行步又止，几回回顾盼小红颜。
〔王春兰拿鞋面卸上。〕
春 兰 (唱)手拿鞋样匆匆走，奴奴系寡妇玉春兰。
抬头望见人一对，一个女来一个男。
见佢地四目传情频顾盼，春兰心中知一斑。
我当退避一边看，睇个瑶琴怎样弹。
(退过一边。秋隼下。)
胭 脂 唉! 佢走啰!
(唱)可惜山花有意招蝶采，蝶儿飞近确系难。
男女有别怎开口，高墙一道隔中间。
睇佢一表人材怕羞样，忠厚老实好儿男。
专心攻读诗书礼，两步未曾出门行。
见佢几番回头盼，
(插白)哎呀! 佢跌一跤咯，……啊! 爬起咗……
(接唱)跌坏公子疼在我心间。
春 兰 (走近大声地)胭脂! 胭脂!
胭 脂 (吓得一跳)做乜嘢呀! 啊……啊! 春兰嫂。你
……你来做乜嘢呀?

- 春 兰 我拿你嘅花鞋样来。（递过鞋面）
- 胭 脂 （接过）啊！绣得真靓呀！……（抬头看秋隼去的方向）真靓呀！
- 春 兰 嘻嘻！系呀！佢好靓呀。
- 胭 脂 你讲乜嘢？
- 春 兰 你睇乜嘓？
- 胭 脂 我……我睇佢。（指鞋面）
- 春 兰 我怕唔系呀！你睇嘅系……系佢！（指远处）
- 胭 脂 （羞）春兰嫂……
- 春 兰 胭脂呀——
(唱)你我情同亲姊妹，此事瞒我不应该。
花有情来蝶有意，我一清二楚睇出来。
秀才名叫鄂秋隼，书香门第满肚文才。
你俩才郎女貌正登对，我愿为你做媒。
胭 脂 （羞，撒娇）我唔要，唔要……
- 春 兰 你且放心。我虽是个年轻寡妇，不便出面做媒；但我表兄宿介与鄂秋隼系同窗书友，我可以托佢前去做媒。
- 胭 脂 （含羞欲逃）唔好，唔好！
- 春 兰 （故意地）你真系讲唔要，唔好，我就毋理你咯。
我走咯。（装作要走。）
- 胭 脂 春兰嫂，你唔好走。唔……
- 春 兰 我唔好走仲在这有乜用？你又唔要……
- 胭 脂 我要就系咯。羞死人啰。（急下）
- 春 兰 嘿！密实姑娘假正经。（下）

——幕闭

第二场 慰 病

〔二道幕前，宿介上。大嫂改口。〕

宿 介 (唱)我宿介生性爱诗酒，功名利禄素不求。

嘻笑怒骂唔讲究，放荡形骸不知愁。

玩世不恭殊荒谬，书生自身爱风流。

相好有个春兰妹，虽是寡妇意相投。

哎呀！一讲春兰，春兰到，颈渴巧逢番石榴。

〔春兰上。〕

春 兰 表哥。

宿 介 表妹，你来得正好。

(唱)正等表妹两携手，同入花荫曲径游。(拉春
兰)

春 兰 你做乜鬼呀，唔怕死咩？

(唱)表哥咁做表妹瞓，天光白日有怕羞，

若果有人来撞见，捉入官府把监禁。

正正经经听我讲，今日有事把你求。

宿 介 表妹有乜事只管讲。

春 兰 (唱)我村有女名胭脂，近日得病犯相思，
要你去把红娘做，成全好事要及时。

宿 介 叫我做媒？做媒讲佢界乜谁呀？

春 兰 就系你那个同窗书友鄂秋华。

- 宿介 但怎识得鄂秋隼呀?
- 春兰 我地两人在路边讲话不便，过那边桃林同你讲。
- 宿介 过那边无人见，最好。（二人下）
- 〔鄂秋隼上〕
- 秋隼 （唱）小生寒窗已十秋，未敢外出到处游。
上日请医遇女子，至今留在心中游。
今日姑妈做大寿，要去庆贺礼周周。
- 〔宿介上〕
- 秋隼 宿介兄。
- 宿介 （唱）正想等你你就到，捞好粉皮就下油。
- 秋隼 （唱）我去姑母家拜寿，你要寻我也来由。
- 宿介 拜寿拜寿，花样照旧，先叩响头，后饮烧酒，有乜
捞头？贤弟，劝你唔使走，我有一大喜事，正等你
商究。
- 秋隼 乜嘢大事呀。
- 宿介 （唱）你要瞒我我亦知，前日你去请牛医，
牛医卜三有女子，花容美貌叫胭脂。
- 秋隼 （旁白）但怎知道呢？
- 宿介 （唱）但有情来你有意……
- 秋隼 （插白）毋，毋，咁个事。
- 宿介 仲毋咁个事？
- （唱）胭脂染病犯相思。
- 秋隼 咁怎好呢？
- 宿介 （唱）愚兄有意做好事，去做月老把亲提。
- 秋隼 （唱）但我丧父期未满，提亲怎会合时宜。
- 宿介 （唱）愚兄心中有一计，待到月上柳梢黄昏时，

你去探望胭脂女，私订终身莫迟疑。

秋隼 (唱)先生教导周公礼，
小生常读圣贤书，
越轨行为违父训，半夜偷情不相宜，
隔墙有果不敢采，入园不敢偷荔枝。

宿介 (唱)你正式一个书呆子，若遇上笨从有得医。

已约定今晚等你去，我表妹已告诉了胭脂。

秋隼 哟……咁做唔得呀。
宿介 嘿！你呀！我把佢妹有一块玉佩只（昂）一个。
秋隼 比作佢么？
宿介 (念)河边小杨柳，潇洒又风流，是非莫
仔细睇一睇——木头！哈哈哈！

秋隼 宿介兄，你又来捉弄我，我唔信冇嘅嘅事。

宿介 天地为证，我宿介并无虚言。

秋隼 告辞，告辞。唉！ (摇头，放下) 贤弟 (昂) 企 直
宿介 (急拉，拉不住) 哎哎哎，贤弟！真真系同胭脂约
定咗等你呀！慢走！慢走！ (追下)

〔转暗夜。第二幕拉开。〕胭脂绣房一角，有窗。胭脂
上。

胭脂 (唱)自从相会鄂书生，胭脂昼夜昏沉沉，
日日盼君君不到，梦中喊君君不闻。
〔内场传出更鼓二响。〕

耳边传来二更鼓，扶病带羞伴孤灯。

……春兰约他今晚会，又惊又喜乱我心。

……喜的是终身大事今日订，惊的是夜间私会羞死人。我虚掩柴门把佢等。 (推窗张望) 风摇树
人。 (口占山歌) 月出山影不见人。 (闭窗) 海

〔宿介踉踉跄跄上江〕 一丈青大娘子

宿 介 (唱)嘴先又把烧酒饮，我脚步踉跄乱了神。
可惜秋隼去拜寿，令我难做佢冰人。

不觉来到后门外，胭脂房中有孤灯。

灯火若明又若暗，紗窗暗影女釵裙。

但柴门虚掩门未闭，分明系多情胭脂盼郎君。

胭 脂 唉!

宿 介 (唱)只闻伯唤声长嗟叹; 我且留步听到真。下

胭 脂 (唱)一更等来二更等, 左思右想起疑云。 玉

莫非是春兰嫂嫂传错讯，莫非是郭生嫌我嘅家
贫，

莫非是浮云有心来伴月，落得单思君无心？

(叹气) 真是没办法了，只好这样了。

宿 介 (唱)宿介遇过好多女红粉，未见过相思病缠身。

何不偷偷走入去，看过明白也欢心。

明日回书房见秋隼，再同佢讲今晚新闻。

〔宿介进门偷看。适逢胭脂推窗。惊退。〕

宿 介 哟!

胭 脂 (一惊)啊! 你……你是何人? (4) 旗

宿 介 啊？我我……我

胭 脂 (急)莫非你系鄂公子?

宿 介 鄂……秋……德……長……

胭 脂 (慌乱)哎呀!算公子来了,得我开……

宿 介 《大惊，男场》：嘿哈，穿便服。《翅膀》：呀！

必须开门，不必开口。此指的都是人。

宿介 小生就不敢进来了。(撩撩长发唱) 谢谢了。

我无意答话做秋隼出居然把我作郎君。

天下女子重情重，偏遭男争母识销魂。

何不顺水推舟来冒认，又讨春兰器作为凭。

明日唔怕秋隼重不信，拉成好事结婚盟。

胭脂 鄂公子，请坐。

宿介 坐坐。嗤!(暗笑。无凳假坐自语)这个凳我仲未坐过。

胭脂 鄂公子，你此来……作何贵干呀?

宿介 姑娘呀!

(唱)自从那日相见后，茶饭无心愁加愁。

朝朝暮暮把姑娘想，梦里双飞蝴蝶花间游。

近闻姑娘身变瘦，小生心内更担忧。

今晚特地来问候，望姑娘保重绪鸾俦。

胭脂 鄂郎呀!(唱)多蒙哥哥好意，

宿介 (暗笑)嘻嘻呵!但喊我做鄂郎呀!(唱)

胭脂 (唱)多蒙深夜来探望，胭脂感激在心怀。

既然哥哥情意重，为何不见托媒来。

宿介 (唱)本当托媒来迎娶，怎奈守孝未满哀。

但愿姑娘多保重，愁云苦脸要抛开。

只等父丧期一满，花花轿子便来抬。

胭脂 (唱)闻得此言愁云散，顿时神清气爽心花开。

宿介 望姑娘，赠我一物纪念吧。

胭脂 这个……(从窗缝偷看)那那那，那绣花鞋便甚好。

宿介 (唱)手中一具绣花鞋，绣上莲花并蒂开，

赠与鄂郎表情意——

〔胭脂从窗口递鞋出，宿介接过，脚踏入内。〕
宿 介 多谢姑娘了！〔出门〕哈哈！鄂秋华呀鄂秋华，呢
趟睇你唔信都唔得咯。

〔唱〕花鞋为证又为媒〔下〕

〔宿介上〕

第三场 “失 鞋”

毛 大 （唱）烟花丛中我称魁首，吃喝嫖赌爱风流。

取名就叫毛阿大，花街柳巷日夜游。

爹娘在世钱广有，当铺两间在城头，
城东开个棺材铺，城西开间狮子楼。

猪肝我嫌有够瘦，阔鸡最怕个屋脚，

山珍海味正合口，最嘴参茸炖燕窝，

出入跟班随尾后，穿的起码綾罗绸。

唉！可叹死了娘来又死老豆，财神菩萨共我作对
着。看杀头。看杀头。

花起钱财儿多都唔够，卖开咗三间铺又卖完田
地共水牛。

真系狗虱多咁唔知咬，债务多来毋知忧愁。

眼前只有间烂铺，剩下我毛大一张口。

游游荡荡，荡荡游游，游游荡荡，见了女人口
水流。

都近有个寡妇真靓滴（读仄音），早有心水将佢勾，但怕这家人多嘴，一时不便难下手。今日时来运转心中有良谋。

〔白榄〕嘻嘻！真系芝麻跌落花针眼，有咁啱耐得咁啱。佢一个情夫宿介出外将事办，留下一个王春兰。又啱隔壁三婆欠了百文油盐债，或抢咗佢头上白玉凤头钗簪。女人见簪定欢喜，我玲珑此白玉凤头钗去逗春兰。（重句，颤扬）

〔二幕开。毛大敲门。王春兰上场〕

春 兰 哪个敲门？（惊问）

毛 大 （装声）我系宿介。（惊问）

春 兰 原来系表哥。（开门）

毛 大 （一推而进，急闭门）多谢大姐开门。毛大这厢有礼了！

春 兰 （气急）你，你来这做乜呀！

毛 大 我见你一个人在屋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特来陪你呀！

春 兰 哔！快快出去！

毛 大 哎唷唷，你又何必假装正经呢？你对表哥宿介有情，也应该对我毛大有意嘛！唔唔唔，我送你一件宝贝。（出钗）你睇！几靓……

春 兰 你只死佬，快走！你有走，我走……（欲逃）

毛 大 （拦住欲抱）我嘅好姊姊！

春 兰 你！（气，打毛大耳光）

〔毛大拔刀威胁〕

毛 大 你打我？老子宰了你！

春 兰 你要杀我？你杀啊！你杀啊！（挺身逼近）

毛 大 嘿嘿！有道是打情骂俏，我怎肯杀你呢？打者爱也。姐姐打我，是爱我嘛嘛。嘻嘻！你打得我好安乐呀！（看春兰）

春 兰 唔使啰嗦。（趁机）也唔好东西。拎来我睇。

毛 大 是是是。（递过银钗）

春 兰 走远的，老老实实唔得郁。（看钗）我以为乜嘢宝贝，原来系一枝银嵌白玉嘴凤头银钗，鬼要佢！

（随即丢出门外）

毛 大 哎呀呀！系宝贝呀！（急出门找）

春 兰 （将门关上）滚你蛋！（向外）

毛 大 （在门外摸钗）弊咯，偷鸡有到打出辣椒米，摸又摸唔着。（继续摸）

宿 介 上。毛大避下。

宿 介 哈哈哈！

春 兰 （唱）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人一来我一惊，今晚之事笑死人。

手拈花鞋回家转，

讲畀表妹得知闻。要她应酬莫好，讲得她

宿 介 将鞋夹乎腰下，敲门声如擂鼓。

春 兰 你只死佬，仲毋快走！（拿出）

宿 介 嘴！我系宿介呀！（挂住）

春 兰 （以为是毛大）啐！快快快滚！（敲门）

宿 介 哟呀呀！怪也！（一惊，腋内花鞋落地）连我喊声

音你也听唔出咩？

春 兰 果然系表哥。（开门宿介进门，春兰关门。）

〔毛大摸上〕

毛 大 几大都要摸回个银钗……唔？（拾起一只鞋）丢你妈，摸出个烂臭鞋。（丢开，又摸）

春 兰 表哥，你咁好笑，莫非鄂秋隼去咗胭脂处？

宿 介 非也。鄂秋隼唔敢去。（摸到了钗）嘻嘻！到底都摸到咯。（将钗插到头上）

毛 大 嘿？里面个对讲得好交合唱，等我听下先。

春 兰 鄂相公唔去怎得呀！叫胭脂姑娘急出病来……

宿 介 你放心。胭脂嘅病，已畀我医好咯。

春 兰 医好咗？

宿 介 哈哈！表哥好有一比呀。

春 兰 比作什么？

宿 介 （念）好比医生精，
专医相思病，
若间用乜药——冒名。

春 兰 （惊）啊！你去冒名顶替？

宿 介 对！（唱）

（唱）胭脂女子真多情，
唔知我冒秋隼名，
隔窗还把花鞋送，
暗暗笑死你表兄。

春 兰 （唱）你嘅行为确不应，
为人一世有正经，
他日秋隼惩罚你，
跳到黄河洗不清。

宿 介 啊！呢一层我又毋谂到㗎。

春 兰 绣花鞋呢?
宿 介 在呢处? (一摸)哎呀! 绣花鞋唔见咯。(找鞋)
毛 大 绣花鞋? (急去拾起) 哈哈! 呢只脚仲好有用喎,
我嘅桃花运到咯。去搵胭脂——(急下)
春 兰 唔知绣花鞋会唔会失在路上。
宿 介 去找咯。(二人寻下)

第四场 犯 案

(卞三院内，毛大上。带进医嘱(念) 路步毋熟难行走，摸黑摸黑我气抽抽。
毛 大 (白)走急急，急急走，转弯抹角向前走，
毛大冒充鄂秋隼，今晚要把胭脂偷。
一想到胭脂似天仙，我当堂口水喷唾流。
哎呀，佢个大门已紧闭，毛大只好翻墙头。
(毛大翻墙而入。摸黑。) 照念都系住呢度，得我敲门叫女流。(敲门)
胭脂……姑娘……胭脂姑娘!(吓) (惊) (惊) (惊)
(卞三出来侧身听) 唔知边处白鼻狗，半夜入屋把女勾，
待我开门将佢捉，送到官府敲佢头。(开门)
毛 大 小生鄂秋隼，特来探望姐姐。姑娘，你有绣花鞋在

此！嘻嘻……(欲抱)

卞三 (一把抓住) 房声！你是何人？！

毛大 (惊) 啊！(挣扎欲走)

卞三 哪里逃！(抓住不放)

毛大 (转凶) 丢你妈，快放开手，老子打死你！

卞三 (高叫) 捉贼呀！

毛大 (毛大急逃, 帽落, 忙拾帽, 刀鞘饭囊于石缝) 丢你妈, 老子嘅白玉凤头钗甩咯。(找)

卞三 捉贼！(上前又将毛大抓住) 只一(薛时)

毛大 (拔出刀来) 呢趟有系你就系我。

〔毛大用刀捅死卞三, 跳墙逃, 不见人影〕

〔胭脂持灯上。老妇、地保、仵作上。〕

胭脂 爹爹！爹爹！(发现尸首大哭)

老妇 你爹死啰！

地保 真系毋气咯。快去报官。(下)

胭脂 (唱) 心悲切，泪纷飞。爹呀！千呼万唤你不听闻。嘿！该死嘅贼人杀死你，捉到衙来夹生吞。

〔老妇心悲切，泪交流，吁叹你养育十八秋，共你受苦。〕

你莫索爹来莫索母，未得报恩你去阴州。

〔鸣锣三响。地保带衙役上。〕

衙役 军民人等听住，县官老爷到，肃静回避。

〔县官张宏上场。〕

张宏 (念) 暗夜跑老婆，一夜未睡过。

被迫来办案——啰嗦！(打呵欠埋怨)

呸！该死蚁民！何以死去？

地保 小人不知。